



劍俠傳引

凡劍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絕
吳越春秋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
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則意以為真者之不然以項王之武嗜鳴吹
吹千仞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習劍者先王
之傑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
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聶者流

僅其粗耳斯亦烏可蓋廢其說然欲快天下
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
觀世矣余家所蓄雜說劍客事甚夥間有擬
於裏簷撮成卷時一展之以據愉其悌鬱者
乃好事者流務神其說謂得此術不試可立
致冲舉此非余所敢信也 歿菴居士書

目錄

卷之一

老人化猿

扶餘國王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僧俠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卷之二

盧生

聶隱娘

荆十三娘

紅線

田臆郎

卷之三

崑崙奴

許寤

丁秀才

潘將軍

李龜壽

宣慈寺門子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垂崖劍術

卷之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郭倫觀燈

附錄

張祐

白廷讓

青城劍術

劔俠傳卷之一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
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至乃請女女將見
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
為劔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
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柝地女
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

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扶餘國主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居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

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公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領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絹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

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顛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已計之詳也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鑪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

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回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

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

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巳
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
何為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
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
曰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
原有竒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
之曰日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
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

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
鞭而行承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
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即君請迎
之文靜素竒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
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
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
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
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

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訪我於
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
兄俱在於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
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
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
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
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
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

揖起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
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而
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座風
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
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
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
可勉圖之勿以為念曰共入京虬髯路語靖
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

妹同詣某坊小宅為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
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
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即到京與張氏
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
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
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
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
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

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
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
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
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
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
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
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杯
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

充贈何者其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
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
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
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
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
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
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
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

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
瀝酒相賀復曰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
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
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
得以助文皇締繡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
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
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

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
南拜而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况
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
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
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
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

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
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
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
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
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
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不然吾當
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
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緡未納餘無別

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枝五十尺不用繫着抱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旣戲作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於諸地將一頭手擲於地空中徑於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餘十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間步曲坊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

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
迂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
疑恠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
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
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
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
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
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

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純素二人羅
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
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
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
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
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
魯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
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着靴於

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
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
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
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
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
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慌不安又數日途
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
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

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
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
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噐食下回餒
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
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
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
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膺訖
以絹頭繫女身徻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

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曰與連鑪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曰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

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柰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

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回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壅餅環之揖韋

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壅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為此等向今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劔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

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
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
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猱彈丸盡不
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
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
常與老僧除得害乎常具言之僧悵然顧飛
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
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常路口

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
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
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
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
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
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

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
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常顧大樹枝幹
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
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
矢須知劍術引常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
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
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
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
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
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
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
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
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
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迷丈人物色罪當

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
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常顧大樹枝幹
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
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
矢須知劍術引常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
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
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
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
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
鞞革掉辭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
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
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
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
官闕黎唯而趨入拜伏曰迷丈人物色罪當

劍俠傳卷之一
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
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
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
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
咲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
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曰曰
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
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搥光電激

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
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巳食頃擲劍於地如北
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
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
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歸氣
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
已空矣

劍俠傳卷之一

劍俠傳卷之二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
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
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
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
若夜半笑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
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

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
期日秘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
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怜
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眦
之眦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
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
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
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
人索天下妾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
者亦死某父得乘躋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
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
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
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
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

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
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
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
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
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
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
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
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

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
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
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
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
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
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
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
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

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

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曰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

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勗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

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

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
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
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
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
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
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床四
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蹈身首異處隱娘亦
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為

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
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
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
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
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蟻
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
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
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

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
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
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
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
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
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
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
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
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
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
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
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
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
有人見隱娘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

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為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一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

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為鎮命嵩固守控歷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為媼姪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息一旦失其疆

金瓶梅卷之三十一
九
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着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

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

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
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
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味壓鎮其上
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
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
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
頭觸屏風軒而躡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
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

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
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
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
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
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
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
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
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

者以馬捶搥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其之首領繫在息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妯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

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茺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獻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

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
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息今兩地保其城
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
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
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
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
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
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
座客吟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
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
水空流訝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
醉離席遂亡所在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
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
忽失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息渥嬪御莫有至

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
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軍中尉曰此
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
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
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
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
尋究之迹聖真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
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

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
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
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
彈之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
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
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
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
去左軍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旅既而

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曰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

僕曰偷枕者田彪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觀彪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

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
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臆卽臨軒詰
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
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
原之小僕初得臆卽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
可但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之二

劍俠傳卷之三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盖天之
勲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
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
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
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入
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梔而擘之沃以

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
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
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
而去一品曰卽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
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
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
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
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

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
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
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
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
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卽君釋解
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
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

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
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
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
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
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
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
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
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

夕當為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
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
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
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
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
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
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

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
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
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
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
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
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
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
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

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
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
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
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
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
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
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
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

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尙鏞甚嚴勢似飛躡
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
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
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
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
端由皆曰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
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
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

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
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
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
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
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
容髮如舊耳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

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
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
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其次以壺觴酌許其
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誦
已而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喝之
即二口劍也躍起在案頭上盤旋交擊寂甚
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至
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頗寂具道之

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

時寂道寂服故也

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
取寂淨巾拭脚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
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
梓潼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
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日僧去宰曰此僧
乃鹿蘆躡亦俠之流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林
下親遇一僧于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

而去

丁秀才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
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
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
三道士圍爐有脆羝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
難時以為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
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

物曰是吟咏忻笑擲劔而舞騰躍遁去唯銀
榼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
詩曰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
非江淮間取此事而構思也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聚為潘鶴碎也

本

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
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尔形

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回以玉念珠一串留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亦有官祿臥而遷貨數年遂鎡均陶鄭其後職居左軍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

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非此攘之盜也其試為之未知固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里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鬚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縵縷著木履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特回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卧土榻煙爨或不動者

往往經于累日或設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
初進洞庭橘息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
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
決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一旦攜食與
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
如曰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
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念珠不知知否
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

外甥忽可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
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
舅詰旦於慈恩寺忍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
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將寺門始開
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
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
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
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

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懿親及宴席帝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道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

供帳之盛罕有其比時游士同日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傲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箠振卓佐酒譁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

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
箒迎擊中者无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為所擊
皆奔馬而返與從人俱入門亦隨閉座內甚
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
乃以緡錢束素與被毆者徐詰其人曰尔何
人與諸郎阿誰有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
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無識第不平此人
無禮耳衆皆嘉嘆悉以錢帛遺之復謂衆曰

此人若不亡去我能殺之後旬朔座中之客
多有假途宣慈寺門子皆能識之莫不加敬
焉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陸
公心以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碍於行者必
固爭不允由是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
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于永寧里第

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忻忻如也一日
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相從既啟扉而
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既入花鵲仰
視鳴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劔按
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
丈夫豈脇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
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髮衣短皂衣色貌黔
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來意及

姓名對曰李龜壽虔龍塞人也有人賂某令
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為花鵲所警形不
能匿公能赦其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
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日明
旦有婦人至門衣裝卑急曳履而背襁嬰兒
請於闈者曰幸為我語李龜壽壽出乃妻也
且曰訝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鐸卒龜壽
盡室亡去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阨塞貼

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來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

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
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
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
纏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
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
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
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
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
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
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
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
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
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
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
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
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
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
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
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
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
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杯倒

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薜蘿山下過
祇應將淚比黃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
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
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泥玉嬾更經營買笑金
顛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
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
花已謝盡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
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

金瓶梅卷之三十一
滴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
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
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
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
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回即
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
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可不去募除
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

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寔愆過已盈神人
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難
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
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
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為志
以媵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
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尔形
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

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
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
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
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
及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
賫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

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
梁良家子善諧謔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
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
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畜何不平事洵美具
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
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
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跡他所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
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
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
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為我取乎勝曰
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
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於勝
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
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

起見所卧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

自是改心禮勝

垂崖劔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垂崖公
居處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
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
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勾我勿惜也隱居許之
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劔約平人肩斷棗為二
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

未嘗為人言也。又一日自滌水還家，平楚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引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

共話通夕，結交而去。劍俠傳卷之三。

劍俠傳卷之四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

問欲金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故弊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

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尔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為言吳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嘗賜張訓甲甚弊當為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嬾人告予曰張馬非良

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啟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為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曰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

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為刺史

潘裒

潘裒常遊江濠間自稱野客落魄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裒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曰詣廐中覘裒栖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裒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鋸不爾斷

婦人頸矣。閩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袁，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袁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袁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袁，俱至東城。袁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透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袁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愈厚，表薦于烈祖。

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叅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坐窓下，時雨過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縷，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搶鞋墮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夕無食，賣鞋營具，今悉為所污。

有書生過憫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兒就
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
之與語大竒之回留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復
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
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
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首流血
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
頭上捽其髮瀝之皆化為水曰謂成曰無可

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領
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之

義俠

頃有士人為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
未具尉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
脫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且異其言意已許之
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吏逃竄及明
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

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
謁之果放囚也因留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
日不入宅一日歸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
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息性命所保至
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息不報何不看
時為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
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
取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畛止宿村居僕

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歇定乃言此宰負
息之狀言訖吁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
牀下持匕首出立尉衆悉驚倒其人曰我義
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負
息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
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懼媿謝而已其人
捧劒出門如飛二更已返呼曰賊首至矣命
火觀之乃宰頭也揖別不知所之

任愿

任愿字谨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家粗
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寧二年正月
上元晝游街時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
觸良人家從姬歐擊交至歐既久觀者環遶
有青巾忽不平俄歐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
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不顧
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

同入市邸既坐熟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飲
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
則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
日復期子於此無前却也乃各歸愿及期而
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
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寃銜之數年今始
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
截為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

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
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
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
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點鐵為金愿曰
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
綿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
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
也于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
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與
同舍生出遊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
有惑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為定方歸即被
疾同舍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
力疾以行奠享禮畢諸人先還姜在後失道
恍惚見白氣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家

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
轂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啟焉妾
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
時引避女請曰吾久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
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懽如姊妹女事
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
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
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

暫適它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姜盡室
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
將至何為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於
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卧戒家
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
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
已至姜出迎咲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
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為水

姜問其恠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即來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已出靖康之變後不知所終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

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

深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
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
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兄善為人謀事旦夕
且至請為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
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
拜使董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
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
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

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
曰以女第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
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
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
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
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
矣董請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
尋吾手製一納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

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
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
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
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
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
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登
楫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
知所為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

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
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
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歆與妻子餓死耶
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
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
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
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
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羣盜戰奏功於朝必為弟竄名籍中已至正使告命皆在此即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

都過河朔孤单羈困或見憐為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茲事易辨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橐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叅謁潛

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
益加敬重時荆楚為盜區潛屯枝山縣以天
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
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之誠大
幸當兒女撫之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
婦怏怏見辭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
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為餓莩矣
一旦得志便尔忘息獨不內愧於心耶洵方

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歐其胸婦嘻不動又唾
罵之至詆為老死魅婦翩然燈燭陡暗冷風
鬩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
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
報潛使壯勇三千人出追捕亡所獲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携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
值惡少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睚眦窺

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
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
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尔狂道事哄起
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
果欲肆狂暴耶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
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
行倫追捕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
護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念無以報德

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
容已吾於世了亡所欲豈望報哉能一醉足
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曰吾
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
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劍俠傳卷之四

附錄

呂用之欲薦張守一於高駢一日謂駢曰宰相有遣劔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噐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菟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

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更生之
惠也厚酬以金寶

進士崔涯張祐自稱俠張祐下第後多游淮
海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
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酒作俠士
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
徃徃播在人口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

以互相推舉一旦張以許上牢盆使其子
受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賢
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出枯子戲
者相與大笑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
常裝飾甚盛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
外問人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
甚謹旣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
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

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去此三數里
有一義士余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
讎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
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為狗馬無所
憚張且不覺喜其說乃出囊燭下籌其練
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快哉無
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其不
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縱跡張慮以

囊首彰露且非已為客既不來計將安出
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耳因
方悟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
是可不誠歟爾後豪俠之氣盡矣

萬州白大保名廷誨即故中令諱文珂之長
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北巡檢

五司
者莊

宅皇城內園
洛苑宮苑也

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代

歸歿於荆南白姓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

廷讓為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游行於鄜
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劔客嘗聞之乎曰
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
逆旅中呼為處士即劔客也可同往見之
乎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至逆旅中見五六
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
黃鬚廷讓拜黃鬚踞受徐曰誰氏子至此
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

鬚笑曰尔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盃
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
昇一按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
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噐廷
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者
亦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
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
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輩廷

讓與同來客獨歛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席下取一短劍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錚然有聲廷讓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為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美如猪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咨於弟廷誨貴子弟聞異人竒士素所

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鬚踞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鐵爾再取一視之曰此可令取火筋至引劍斷之

兩無傷缺以手揮擲若舞劍者久之告去
廷誨竒而留之黃鬚犬率少語但應唯而
已一日謂廷讓曰於尔弟處借銀十錠皮
篋一好馬一疋健僕二人暫至華陽四日
銀馬却奉還白兄潜思之歆不與聞其多
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黃鬚果怒告去
不可留白弟遜謝之曰銀馬小事尔却是
人力恐不中意處士指顧間勉借與之不

辭上馬而去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
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
士怒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
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
過門白詰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
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數年後有人於
陝右見之盖素善鍛者也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

容威順王門下饒智畧精於劍術王未之
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後二人以諫王
不聽入蜀隱青城山王遭亂思二人之言
百計求之不能得洪武初君美兄君彥為
西充縣丞君美往候之回途舟敗負得一
板得抵岸不死而行李喪盡投近岸民家
主人視其非常人善待之居數日縱步山
間值二道士告以困苦之狀挾往其家則

青城山也居奉珍麗殆非人世所有飲君
美以酒酒酣論曰陳畱南乃蓋世英雄方
其出時亦欲了大事忽遇宋太祖不覺咲
墮下驢曰真主出矣遂隱去世人但知其
為神僊而不知其英雄也古人謂英雄回
首即神仙是也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
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
年可十七八負竹箱同真文送君美青城

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
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
引而伸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于
塵埃中見電光歛翕交纏互繞君美股慄
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陟壁穹崖殊無踏
徑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旁立君美傾
皮囊中酒與共飲握手而歸三更許抵家
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亦已去矣

刻劍俠傳跋

是刻也雖非載道之噐然舒懣決憤而逞
心於負義者亦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故
當盧杞啖李万侯据岳之日得是輩而用
之寧非萬世之一快乎噫而胡其不相值
也存其書尚有待焉舊板近胡塗是用審

刻

明隆慶己巳春三月昆陵履謙子識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s).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character '出' (Chu) visible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